

王 家 诚 传 记 精 品 系 列

明 四 家 传

下
卷



王
家
诚
著

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
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
青山廖绝无烟埃，刘郎一去不复来；
此中应有避秦者，何须远去寻天台。

——唐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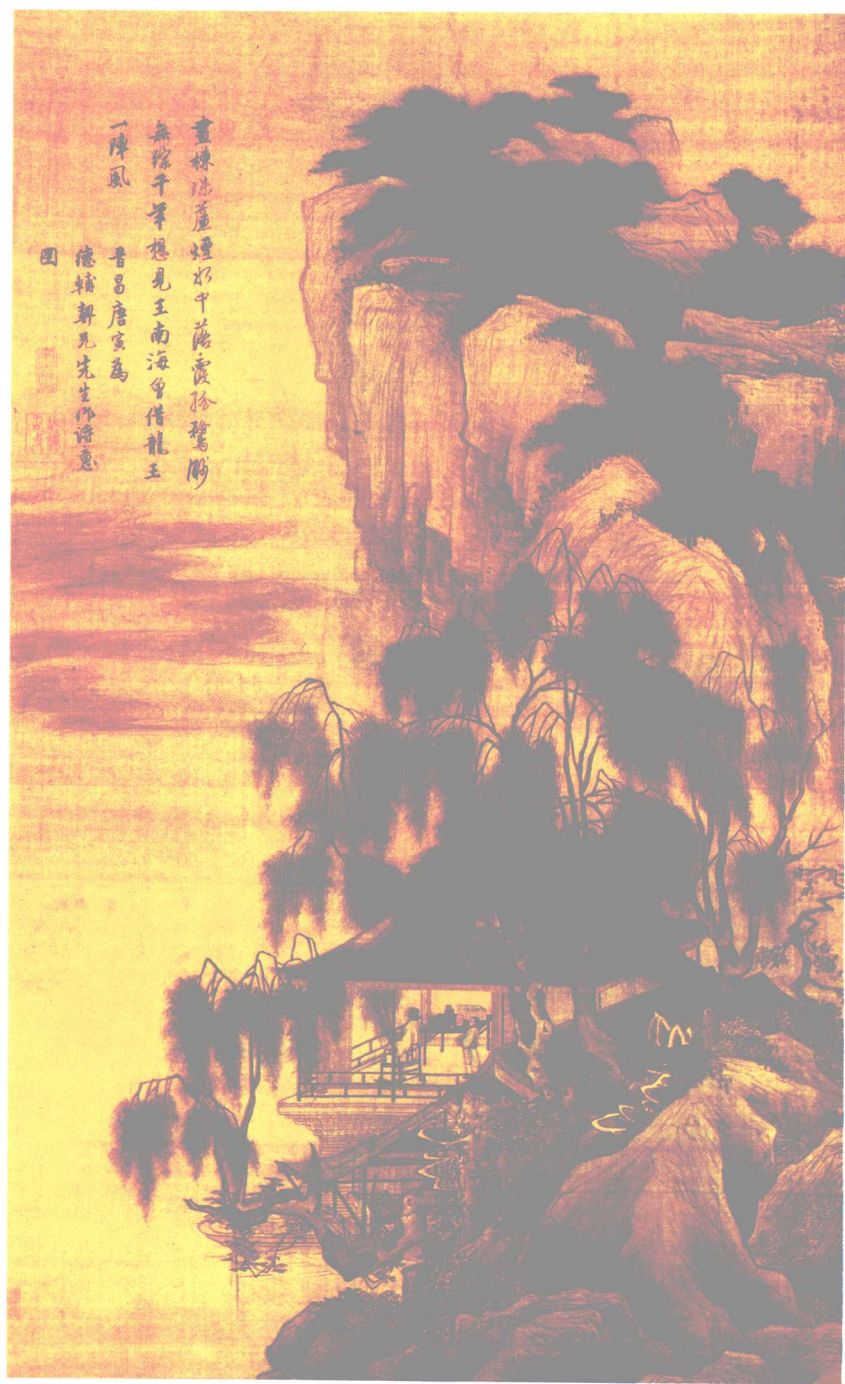
明四家传

王家诚、著

下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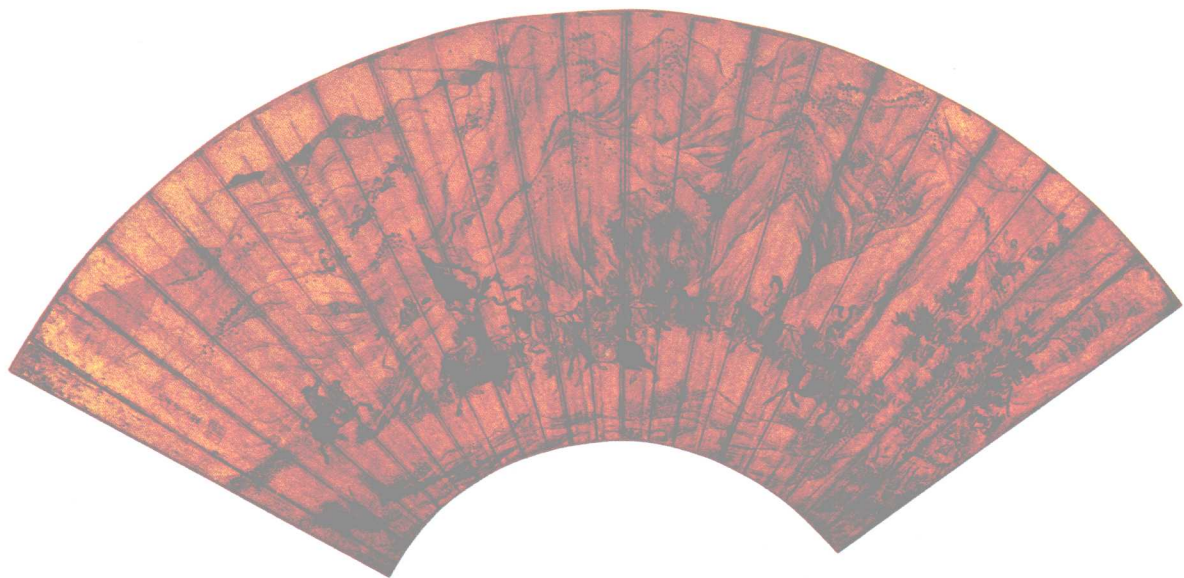
唐寅
落霞孤鶩圖

唐寅 幽人燕坐图





唐寅 秋风纨扇图



仇英 文姬归汉图



仇英
柳下眠琴图



仇英 人物故事图之一

目 录

第五十三章	醉舞狂歌五十年	001
第五十四章	宁王之反	010
第五十五章	满目西风抚剑歌	019
第五十六章	山静日长	029
第五十七章	震泽烟树	038
第五十八章	五月雨晴	047
第五十九章	庭梧与松柏	055
第六十章	冬藏	064
第六十一章	孤云独去闲	073
第六十二章	书剑飘零	083
第六十三章	晋京	091
第六十四章	醉踏风梢散袖行	099
第六十五章	交游零落绋袍冷	109
第六十六章	寂寞身后事	118
第六十七章	梦醒	127
第六十八章	游苑怀归	135
第六十九章	中宵悔恨	143
第七十章	潞河阻冰	151
第七十一章	大雨劝农图	159
第七十二章	梦回怀星堂	167

第七十三章	岁寒五友	176
第七十四章	关山积雪	184
第七十五章	拙政园	192
第七十六章	停云馆言别	200
第七十七章	袁安卧雪图	209
第七十八章	意趣自来	217
第七十九章	消夏小景	225
第八十章	真衡山假子朗	233
第八十一章	翰林坊	241
第八十二章	幽斋古石	249
第八十三章	造化弄人	257
第八十四章	楼居图	265
第八十五章	吴门道上寻旧游	273
第八十六章	玉女潭	282
第八十七章	天籁阁	290
第八十八章	子路问津	298
第八十九章	聊毕当年未了缘	306
第九十章	玉田图卷	314
第九十一章	千岩竞秀	321
第九十二章	香生别院晚风微	329
第九十三章	衡山图	337
第九十四章	蓬莱仙弈图	345
第九十五章	避寇	353
第九十六章	辋川图	361
第九十七章	栢全	368
第九十八章	停云馆帖	376
第九十九章	一尘不染镜涵秋	384
第一〇〇章	蜀素帖	392
第一〇一章	独乐园	400
第一〇二章	贞献先生	408

第五十三章 醉舞狂歌五十年

“风雨飘摇”，这凄凉不安的字句，既可以用来形容正德十二三年间江南的霪雨不断，生活艰难，也可以表现出整个国家局势的动荡；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征兆。

文徵明以《南楼》为题的两首七律，描写正德丁丑(十二)急景凋年的境况和感受：

“西山开晚霁，返照落窗中，岁事收残雪，生涯入断鸿。寒多裘失重，愁剧酒无功，零落双桐树，萧萧不受风。”——两首之二(注一)

放眼文徵明这两年来诗稿，多半不是愁雨，就是惊风：

“弱云将暝暗柴关，急雨萧然落坐间……”(注二)，由于这是春雨，可能是丰年的吉兆，非但没有引人愁绪，在屋外春泉的潺潺声中，连成群的鸟雀，也发出阵阵悦耳的鸣啭。所以，文徵明把这诗题为《喜雨》；庭院生凉，茶瓯香溢，使他不由得诗兴勃发，迫不及待地登上金阊门楼，一览郭西的缥缈云山，和运河中往来的帆樯。

到了十二年四月底，黄梅雨早该放晴了，但竹丛中却仍烟雾弥漫，檐溜声混杂着起起落落的鸡啼，真有一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感觉。想到东郊一片片待耕之田，望着漫天阴霾连声叹息的农家，文徵明心中，也笼罩起挥之不去的悲悯。

及至霪雨下止，屋脚波涛起伏，整个苏州，已经一片汪洋，成了名符其实的江城、泽国，文徵明就不仅在诗中怜悯那些望田兴叹的东郊父老，连自家生活也成了问题：

“……已扫苏端迹，仍深仲慰蒿，无钱供晚醉，行拟质春袍。”——《雨中杂述》四首之四（注三）

十二年秋冬之际，虽然没有乡试的压力，以及往返南京的奔波和功名得失的烦恼，但是他的一颗心，却悬系在宣府、大同、西安；悬系在正德皇帝的安危上。天灾、人祸，天下黎庶已经够苦，恐怕承受不起更大的动荡。

前述正德六七年间，北方盗贼蜂起，在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陆完奋勇剿寇期间，年轻的正德皇帝，自认获得一位不世的勇将，卫国的干城——来自北方的边将江彬。

那时的江彬，仅仅是总兵张俊辖下的山西大同游击；官虽然不大，但面貌粗犷，身材魁伟，而驰马张弓，箭无虚发的他，别有一番谋略：当他随张俊应召进关剿寇，途经北京东北的蓟州，灵机一动，突然把一家二十余口的居民，尽数杀光，然后诬指为贼，轻而易举地便获得了战功与奖赏。

不过，这位生长于张家口东南宣府的江彬，也的确有他强悍狼勇的一面。淮上之战，江彬身中三箭，其中一箭从面部射入，自耳朵穿出，他非但不退，拔箭更战。这种勇敢的表现，不仅邀得战功，连正德皇帝闻知，也为之赞叹不已。

“彬，健能尔耶！”（注四）在战后的一次召见中，朱厚照亲眼见到江彬脸上和耳朵的创痕，听他谈论兵法，不由得大加赏识，君臣之间颇有相见恨晚之意。

乱事既平，当各路边防军纷纷遣回防地之际，皇帝独把宣府守将许泰和江彬留在京中，擢江彬为都指挥僉事。

正德二年秋天，锦衣千户，正德皇帝收为义子，赐国姓的钱宁，为了固宠起见，勾结伶人臧贤、回族于永和西域番僧，在西华门建筑“豹房”。广设美女珍玩，进各种秘戏，以使这位年轻的荒唐君主，愈发沉迷于酒色之中。朱厚照经常枕卧在钱宁身上，享受豹房中的轻柔浪漫和神奇。等待早朝的群臣，往往直待到日近中午，见到钱宁出来，才推测皇帝大驾，可能跟着出来；使他们有一睹天颜的奏事机会。

帝眷日隆的江彬，不久就登堂入室，进入豹房行馆，和皇帝分享此中的赏心乐事，而江彬、钱宁的帝前争宠闹剧，也就无可避免地愈演愈烈。即使在这方面，江彬也有他超人一等的策略：



先以庞大的财力,在故乡——宣府为正德皇帝建筑豪华的镇国府第。然后一面建议召边兵入京,驻扎御苑,操演训练,巩固京防;并外调京军,理由是借边塞荒寒的磨炼,变化懦弱的体质,使能像边军一样彪悍。另一方面,劝皇帝把豹房的美女珍玩移往宣府,微服出巡,不但可以了解边塞形势,也可以摆脱朝臣的种种牵制:

“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同注四)

江彬的两种策略,一个是巩固自己的安全和实力,压制钱宁统辖下的厂卫势力,一个使皇帝远离京师,架空钱宁的影响。

自十二年秋天八月起,皇帝便在江彬的诱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微服出行,置自身安危和朝政于不顾。以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为首的群臣,则为了怕土木堡事件重演,一再向京师西北方的昌平、居庸关追赶、劝谏;然而,一心耽迷酒色和战争游戏的朱厚照,终于还是尝到了江彬所形容的边塞野趣。

地属察哈尔重镇的宣府,由于皇帝临幸,点缀得格外豪奢。在江彬的带领下,万乘之君常常夜入百姓人家,索求朴实无华的少女。这种和宫廷脂粉大异其趣的天生丽质,使朱厚照乐不思蜀,称之为“家里”;“游龙戏凤”之类故事的流传,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其后的几次微服游幸中,正德皇帝的收获,就更加丰饶:

十三年初的宣府之游,适逢太皇太后王氏崩逝,正德皇帝不得不回銮奔丧。葬礼前,朱厚照前往昌平祭告诸陵;对他而言,仍是一次摆脱礼法羁绊的猎艳之旅。江彬陪他到古北、居庸二关之间的黄花镇,及昌平东北的密云,搜罗北方佳丽达数十车之多,随着乘舆,日夜奔行。其中惊吓劳顿而死者,颇不乏人。

自山西渡黄河的绥德之行,纳了绥德总兵戴钦的女儿。

已罢免的延绥总兵马昂,不仅把能歌善射、精通外语、怀有身孕的妹妹,从夫婿怀抱中夺来,献给皇帝,并为索求无厌的朱厚照,献出自己的爱妾杜氏及四位美女,因而马昂和他的兄弟们,官职不断地上升。

山西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在江彬为皇帝所物色的美人中,似乎是最得宠的一位,左右无不以“刘娘娘”呼之。

当然，在这一次次的北境浪漫之旅中，也有着与边疆民族的冲突和风险：

十二年九月，冷冽惨淡，正是《李陵答苏武书》中所描写：“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牧马悲鸣，胡笳互动……”的景象。

忽传鞑靼人五万余骑，入寇大同；大同总兵王勋被围在大同西南方的应州。这则急如星火的战报，带给耽于兵马田猎的朱厚照，与其说是紧张，莫如说是亢奋，立刻和江彬、张永及各镇总兵从长城边上的阳和（高阳）西上应援。

解围之战，从上午辰时斗到晚上酉时，激战百余回合。当鞑靼铁骑向西退走之际，明朝兵马则且战且追，直到平虏、朔州一带，才受阻于大风和白昼不见人的黑雾，而停止了追击。然而这次御驾亲征所得到的战果，实在不易正确地评估：

除抓获的一些刀械衣服之外，共斩敌首一十六级。其中有一个首级，是万乘之尊所亲自斩获的。

“朕亲斩虏首一级。”（注五）他告诉那些朝廷重臣。一生好武的朱厚照，在内官群小包围下，所杀台辅臣僚难以计数，但他独对于在千军万马中，几乎陷敌的危机下所斩的一颗头颅，异常地重视。他以领兵大将的身份，要求封赏：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汎扫腥羶，安民保众，雄威远播，边境肃清，神功圣武，宜加爵显，以报其劳，今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注六）这种自封自赏的闹剧，使大学士梁储、杨廷和等啼笑皆非，认为：

“名之不正，言之不顺，此古今所未有也。”（同注六〔明鉴〕）朱厚照却不听苦谏。

与十六级敌首相对的损失，则是官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虽然如此不成比例，正德皇帝仍然肯定，那是一次莫大的胜利。论功行赏的结果，受赏、升官、荫授者，竟达九千五百五十五人之多，赏银发放一百万两之巨。

应州之战，使朱厚照此后北游，更加振振有词。托言“边关多警”，不得不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也就是他自己，“统六师往征”。既然有



这样堂皇的理由,为了军队调动、后勤支应、饷银供输的方便,索性命兵、工、户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属一起到宣府去办公。

远在江南金风吹拂下的文徵明,对于皇帝北游,也许自京师邸报、行人传说、或从征乡友的来鸿中,得知塞上起居和山西之战的片片断断;而明英宗征瓦剌,在居庸关外土木堡兵溃被俘的阴影,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

“君辱臣死”,土木堡一役,台辅、贵胄,死者五十余人,官兵死伤不下数十万众。天下震动,人心惶惶,那不过是六十几年前的往事,老辈耆宿,言之犹存余悸。

今之江彬,便仿佛当日导帝北征,终至覆败的太监王振……非止文徵明,苏州士大夫,只要一想到正德皇帝在外长城边微服出巡,就不寒而栗。当北游之事,传说纷纭,情况一时未能明朗的时候,文徵明就在《秋兴》中,写出边将诱导皇帝出游的轻率,关怀车驾的安危:

“浮云奄忽互相逾,北首长安万余里;灞上将军真戏尔,回中消息近如何?祥麟谁见游郊薮,塞雁空闻有帛书;泽国西风秋正急,有人东望忆鲈鱼。”——三首之一(注七)

及至朔风冷冽,江涛汹涌,霜雪纷飘的寒冬,应州战况也断续喧腾于南都之际,文徵明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悲恻;暗怨朝中那些高官厚禄的台辅之臣,未能负责尽职,更恨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

“朔风吹惨渡江城,北雁时传塞上声;此日文章宁有益,中朝爵禄久还轻。徒闻汉室诛曹节,不见长沙召贾生。千里苍苍云日暮,更梯高阁望神京。”——《朔风》(注八)

至于诗中的“贾谊”,究竟隐指高卧洞庭东山的守谿王鏊,扫平川寇,功成身退的林见素中丞,或有为有守,正直不阿,致仕养病的叔父文森,则不得而知。

在这前后,所赋的《惊寒》(注九),也与《秋兴》、《朔风》同调;十二年秋冬的文徵明,几乎忘了自身的坎坷和潦倒,整个心灵,寄托于家国的忠爱之上。

十三年江南春天,依旧是春雨绵绵,但由于北方局势稍见明朗,文徵明的心弦,也随之松弛下来。看着窗外梅花的飘落,想到石湖的青莲舫、上方山的郊台,在王氏溪楼上看落日和远烟……

二月十九日,清明,文徵明邀蔡羽、王宠兄弟、汤珍等,同游无锡惠山。在第二泉的泉亭前面,摆起茶炉茶案和古意盎然的茶具。有的对坐八角池畔吟哦,有的相偕于山中幽径,且行且谈。松柑辉映,鸟雀声喧;沉醉于烂漫春光中,心里的阴霾,北狩的梦魇,似乎早已消融净尽。鼎中茶沸,七位好友环亭而坐,细品名泉。三沸三啜,诗思也像泉水般的涌现。蔡羽、汤珍、王宠等,各以精楷写下纪游的诗篇,由蔡羽作序。

归后,文徵明更以他那绵密的笔致,忆写《惠山茶会图》(注十):石坡下面,野花绽放,充满了田园的气息。以赭石染成的茅亭、茶案和漫山的古干,与青绿设色的山石,相互衬托出浓浓的春意。无论诗思画意,对照起去年霪雨不止的夏日,和警讯频传的秋冬,都可以看出截然不同的心境。

尽管春色怡人,然而正德十三年,仍然是多雨的一年。上巳前,文徵明与客在小楼闲坐,拈笔作《杏花烟雨江南》(注十一)时,已有“明朝三月又当三,风雨危楼不自堪”的感叹。十月,在王氏溪楼中,偶见瓶中供菊,除了以水墨摹写之外,想到恼人的雨水,又是无限感慨:

“今岁菊事较迟,重以积雨,遂尔落寞……”(注十二)

同样的风雨,对蛰居桃花坞中,靠绘画和一些微薄园产维生的唐伯虎而言,就几乎陷入了绝境。四月中旬,他在寄给友人孙思和的诗序中,形容三餐不继的景况:

“阴雨浹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注十三)

这作于七峰精舍的八首绝句,既表现他安贫乐道的素志,也表现出告贷无门,饥馑难熬的苦楚。

诗中所描述的:白色板门,开满红槿花的竹篱,溪边柳下,几只鹅鸭,悠然地游着。看着妻子、女儿的笑靥,一种天真自然的生活情趣,任凭多么美妙的笔法,恐怕也难以描绘。这时,唐伯虎的心境,正如他所描述的:“三日无烟不觉饥”。

皇都领解,对唐伯虎而言,依然是足以傲视群伦的美好回忆。放纵自恣,落拓潦倒地归卧茅衡,更不失为高人达士的故态。立锥无地,以笔墨资身;万里江山,顷刻之间生于笔下,在唐伯虎的眼中,应该是件洒脱而放逸的韵事。



而令他神伤气沮的则是：

“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同注十三）

在这种年荒饥馑之中，使他很自然地想到读书人竞相趋赴的窄路——科举与仕宦。他含冤忍辱，从春闱铨羽东归的二十年后，竟然梦到重进科场，并留下一首令人读来酸鼻的七律：

“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犹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梦，依旧残灯照半床。”（注十四）

八月十四日夜晩，他又梦到“草制”，也就是为皇帝草拟诏命。他清楚记得其中的一联：

“天开泰运，成集禧馆之文章。民复古风，大振金陵之王气。”（注十五）

唐伯虎文稿当中，另有一篇《拟瑞雪降群臣贺表》（注十六），典雅瑰丽；拟于何时，以及为何人代拟，或自娱之作，均无从稽考。

梦入试、梦草制，乃至贺表之作，都可见唐伯虎身在草泽，而馆阁之思，却仍不免深植于心灵之中，偶然浮现；虽然以他的旷达敏慧，也无法连根拔除。

十三年夏天六月，唐伯虎可能仍旧为了雨涝，三餐不继而坐困愁城之际，北京城的政坛上，则卷起了另一狂飙。

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梁储，老态龙钟地跪在宫城的左顺门下。正德皇帝手持利剑，直指这位师辅重臣的面门，怒不可遏地呵斥：

“不草制，齿此剑！”“齿此剑”，也可以解释成“死于此剑”。

又是草制，这正是年届半百的唐伯虎，梦寐求之的荣耀。

梁储却毫不畏缩地摘下纱帽，跪伏在地，泪汗齐流，且泣且谏：

“臣逆命有罪，愿就死……”

原来，为了上年九月廿八日的应州之战，朱厚照自认杀敌有功，以帝王之尊下令内阁草制，封他为“镇国公”。梁储以为事出荒谬，自古哪有封皇帝为公爵的道理，宁死不敢奉命：

“公虽贵人，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注十七）